

## 2013书评特辑(三)

## 百年老年：百草济世历沧桑

## ——读《国宝·同仁堂》

文/刘会生



在故宫博物院，至今仍保存着同仁堂制作的黎洞丸和紫金锭等药物，虽经几百年的历史，仍旧保持着原貌，没有变质，看到的人莫不惊叹中药的神奇和同仁堂药物的质量上乘。

同仁堂可谓家喻户晓，但同仁堂为何会成为中医药界的瑰宝？成为每一个中国人一生都离不开的救命良药的代名词就难了，而要说同仁堂的品牌为何会历久弥坚的准确历史故事就更不容易了。让我们品读《国宝·同仁堂》，穿越到340年前的同仁堂，感受民族的品牌、北京名片的历史面貌和当代风采。

明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聚集全国能工巧匠，大兴土木。人口的剧增使京城出现了缺医少药的局。浙江宁波人乐姓名医乐良才开始走街串巷为家境贫寒的居民和外地征来的民工看病。因医术高明、药灵价廉，开始在京城站住脚。1669年，乐氏医家第四代乐显扬在北京创办了同仁堂，并提出“可以养生，可以济世者，唯医药为最”。经几代人的努力，他的后人成为御医，并于1705年在北京前门大柵栏开设了“同仁堂”

药铺。

读了《国宝·同仁堂》一书，我最大的感受就是赞叹同仁堂人在340年间对质量的追求。同仁堂药铺一成立，就立下了质量第一、诚信为本的堂训，“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的古训，成为同仁堂人严格选方、用药、配比和工艺规范的座右铭，并坚持只有药材好，药才会好的制药理念，特别是其“取其地、采其时”的原料采集方式、严格按配本制作的生产方法、前店后场的经营模式，独特的制药“秘方”，使得同仁堂在社会各阶层树立起了良好的信誉，独树一帜。雍正年间，雍正皇帝钦定同仁堂“承办官药”“供奉御药”。由此开始至宣统的二百年间，同仁堂一直享有供奉御药特权。

由于八国联军的人侵，制作“紫雪”药的两百两黄金被洋鬼子盗走了，有人就建议：没有黄金就算了，谁还掰开药看。当时的掌门人许叶芬对这种砸同仁堂牌子的人不仅搬出祖训对其训斥，还带头捐出首饰，并用激励法让所有女眷拿出各自的金首饰凑足了百两黄金，并亲自监制，确保了古方紫雪的质量。

在唐山大地震中，一位女工被压在楼板下，14天后被救出。因受伤感染连续二十多天高烧不退，昏迷不醒。医生想尽了办法也无法减缓她的病情。用了同仁堂的安宫牛黄丸后，第二天就苏醒烧退。同仁堂还一直保持着安宫牛黄丸的传统手工生产方式，坚持“货好不怕价出头”，使用天然的牛黄和麝香。奥运会、残奥会后，中医药和同仁堂在世界的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国宝·同仁堂》一书给我的第二个触动

是同仁堂人的创新精神。“千方易得，一效难求”这是同仁堂历代审选处方的优良传统。为了药效和质量，同仁堂人“尊古不泥古，创新不离宗”，他们将民间验方、家传秘方、宫廷太医良方、文献验方等一应俱全地收集来，根据中医论证对方配伍、药味功能反复研究，多次调整，力求精善，使同仁堂的药最终以显著的疗效优于全国同类同名产品。

“人无我有，人有我新”是同仁堂创新的又一特色。解放后，同仁堂人又开始探索中药现代化之路，他们借鉴西药的制作方法，将元宵大小的药丸进行科学提炼精制改成片和水剂、滴丸。并将前店后场的家族企业变成集原料采购、中成药制造、科研、贸易于一体的大型国有现代化的集团公司，使同仁堂告别了作坊式的生产方式，从手工作业到半机械化再到全自动生产线，完成了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老树开了新花。

从同仁堂的发展史我看到，也是我的第三点感受——它的爱国情怀和以人为本。此书从同仁堂创立之初的千古承诺，到“供奉御药”的吉凶莫测，从再造中兴的艰难曲折，到强虏入侵的国恨家仇，从解放以后的“凤凰涅槃”到锐意改革的创新之路，揭示了一个饱经沧桑的民族品牌为何会历久弥坚，成为质量与信誉的象征。

翻开书来，在每三年一次清朝的会试期间，同仁堂的伙计会把一包包防病祛邪的“平安药”送到各会馆的应考举人手中；在抗日战争中，同仁堂掩护抗日英雄，为解放区送药；在非典盛行时，同仁堂研制新药，并不计利润地销售……想来，也许正是在关键时刻的爱国情怀，让这家以百草济世的百年老店在历经沧桑后依旧流传百年。

## 与陈丹青一起听文学史

## ——读木心《文学回忆录》

文/高中梅



在众人眼中，木心也许不是什么学者大家，写过几本书，小说散文杂记诗歌都有。在陈丹青极力引介之前，很少有人知道木心。在陈丹青笔录，木心讲述的《文学回忆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1月)中，与陈丹青一起听文学史，共同感受文学远征者的精神救赎。

这本文学史的教纲参本，是郑振铎编著的《文学大纲》。书中以时间为轴，横向以国别涵盖作家，西方部分从希腊罗马神话谈起，讲西方文明的起源，从新旧约、中世纪文学再漫谈至文艺复兴，最后讲至十八、十九、二十世纪的欧美文学全景；东方部分，则始于诗经，谈及先秦诸子，至魏晋风骨再至唐诗、宋词、元曲，最后到明清小说。两支主线外，枝蔓开来零散谈了些印度、日本文学。木心平视世界文学史上的巨擘大师，平视一切现在的与未来的读者，于是自在自由，娓娓道出他的文学的回忆。

娓娓道出他的文学的回忆。

木心讲的文学史大多简略，重点是讲人。与其说这是一本世界文学史，倒不如说是木心的私人文学回忆录。自然，这部涵盖五年听课笔记的上下两册厚厚大书，不过是当年木心在纽约时，辗转各家寓所，为一群中国艺术家讲私文学的记录。在木心生前，众学生曾力请木心出书，但均遭婉拒。木心去世之后，陈丹青终于“有违师愿”，将这份听课速记整理成集，煌煌八十万言，付梓出版。对这本私人回忆录的文学价值，陈丹青曾写：“木心的史说是否有错？我愿高声说：我不知道，我不在乎！或曰：木心的观点是否独断而狂妄？呜呼！这就是我葆有这份笔录的无上骄傲。”

木心有着极强的个性，在本书中一览无遗。他喜欢嵇康阮籍，说“中国文学史，能够称兄道弟的，是嵇康。他长得漂亮——如果其貌不扬，我也不买账。”谈论外国人，他说自己爱敬尼采，劝他从哲学里跑出来；喜欢托尔斯泰，又觉得他头脑不行；说柴可夫斯基头脑心肠好，才能不行，而瓦格纳才能头脑好，心肠却不行。除了讲课内容，很多木心课上的妙语、趣谈，陈丹青都记录下来，包括散课后众人跟木心在公园散步的谈话，他都记录下来，这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性情中的木心。

有许多别人亦曾有的意思，经木心的口

重加演绎，似乎更加妥帖有趣。“《红楼梦》中的诗，如水草。取出水，即不好。放在水中看，好看。”关于《红楼梦》里的诗，是多少人解析过的题目，有人据此说曹雪芹诗艺平平，也有人说他诗才八斗。而木心这句断语，也并非没人讲过，只是说不到这么漂亮，这么叫人服气。

木心不是学者，他是个作家，是一个艺术家。我们读作家写的文学史，目的不在认识文学史，而在认识“他的文学史”。就像木心所讲的母亲说故事，说得好，会把自己说进去一样，这类文学史著作好看的地方，正在于他们自己也在里头。尤其是书中的最后一课，不是什么总结陈词，就把三句话细细解释了一番：“文学是可爱的，生活是好玩的，艺术是可以用来牺牲的。”看到这里万分感触，木心依旧用他那皮而不俏的口气说，“只要有人在研究一件事，我都赞成，哪怕研究打麻将——假如连续五年研究一个题目，不谋名，不谋利，而且不是傻子，一定是值得尊重的，钦佩的。认真做事，总不该反对。”

掩卷沉思，不禁感慨，木心对前人的挑剔，是他的大胆处，亦是真正读书人的痴心处。《文学回忆录》除了作为一部浩瀚世界文学私人回忆史之外，更大的意义，就是有人团团坐拢听先生神聊，没有考试没有证书，没有赞助和课题，这份认真值得在这浮躁的世间被珍视。

编辑推荐



《霍乱时期的爱情》是加西亚·马尔克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完成的第一部小说。讲述了一段跨越半个多世纪的爱情史诗，穷尽了所有爱情的可能性：忠贞的、隐秘的、粗暴的、羞怯的、柏拉图式的、放荡的、转瞬即逝的、生死相依的……再现了时光的无情流逝，被誉为“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爱情小说”，是20世纪最重要的经典文学巨著之一。



《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精选学术新锐周濂十年来公开发表的随笔文章，包括时评、书评及其部分学术文章等。作者以其深厚的专业学养作为根基，把他对幸福、公正、德性生活、民主、自由、道德、幸福等等这些问题的哲学思考融进一个个现实故事和活泼泼的生命体验中，用最真切、最直白、最清醒的问题意识和柳叶刀式的概念分析能力，一猛子扎进问题的深处，把深邃的哲学拉回到“粗糙的地面”。

在本书中，作者想告诉我们，在一个乌烟瘴气的喧嚣迷茫时代，在一个颠倒非非的时代里生活，个体性的痛楚可想而知，除非你放弃自身的价值标准，与这个肮脏的时代握手言和，或者闭上眼睛装睡。可是即使是在外部环境非常糟糕的情况下，一个人依然可以选择过一种合乎德性的生活，并以此来安排自己的日常生活，依然可以选择不止做个“好人”，还可以做个“好公民”。

书评征稿

《石景山报·书评》征如下稿件：

- 1、对各领域优质图书的书评。
  - 2、对图书内容的分析批判性评论。
  - 3、书话，一切与读书有关的精妙文字。
- 优秀作者可建立长期联系，担任本报书评人。字数一般控制在1200字以内，优稿优酬。

来稿请注明“书评”字样，稿件仅限电子文档，不接收纸质稿件，文本内请注明作者姓名联系方式。来稿寄到如下信箱：

shuping0926@126.com